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血花血花

上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36

血花血花
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目 录

一	(1)
二	(14)
三	(34)
四	(56)
五	(97)
六	(118)
七	(151)
八	(186)
九	(222)
十	(262)
十一	(300)
十二	(311)
十三	(351)
十四	(385)
十五	(412)
十六	(448)
十七	(498)
十八	(529)
十九	(559)
二十	(605)

好大的雪，满坑满谷都是。

雪是从昨夜才开始飘的，前后只不过一夜工夫。

可是它每一片都似鹅毛般大，只这么一夜工夫，大地上就下满了。

山上有，地上有，荒郊也有，城镇自然也有。

它没放过任何一处，那怕就是一个小角落。

北风鬼哭也似地吹，不要说站在风里，就是听听那呼呼的声音，就能让人浑身打冷颤。

从不关的门，门关着，窗户也关着，不敢让它有一点缝隙、一个破洞。

门响，窗户纸也响，直似经不起北风的冲击，随时都有破的可能。

不能关门的，门上垂着块棉布帘，它既厚又重，北风很难吹得动它。

很难看见一两个人，即使有，浑身上下也裹得密不透风，除了两眼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裹在厚厚的棉衣里。

那身棉衣一律既臃肿又笨重，可是挺暖和。

雪是可爱的，也是可怕的。

在雅人眼里，它洁白晶莹，把世界点缀得粉妆玉琢，俯拾都是诗料。

在一般人眼里，它让人没法出门，行路难，讨生活也难，缩在屋里，对着火盆发愁，他想不出雪的一点可爱处，最让他一愁的，还是雪溶后那到处的泥泞，他绝想不到那化做“污泥”更护花的美句。



这里本来有条路，是柴路。

可是现在没有路，只是一地深可没脚的雪。

只剩下那几株老树在寒风里抖擞着，挣扎着。

一阵风来一阵雪，雪从树枝上被风吹下，可是很快地便又布上一层。

在那左边第一株树下，站着个人，直挺挺地站着个人。

他两手垂着，两脚分开，站得笔直，在这大飞雪里像一尊石像，强劲的北风能吹走地上的一切，可就动不了他分毫。

他个子不高，也不矮，只穿着一身夹袄褂，泼墨也似的黑，腰里扎条宽皮带，宽皮带上别把厚背、宽刃、红把儿的利斧。

利斧不知道是什么打造的，雪亮、冰冷，风冷、雪冷，从斧头上射出来的光芒，比雪还冷三分。

头发，打成一个髻，风那么大，他头发一点不乱，连一根跳丝都没有。

那张脸，瘦瘦的，但不露骨。浓眉，大眼，挺直的鼻梁，方方的嘴，挺俊，也透着刚毅，只是脸上没一点表情。他那把斧头比雪冷，他的脸色比斧头还冷。

身旁的老树在风里摇晃。

可是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看他那样子，也没有往树上靠靠身的意思，一丝儿也没有。

不知道他站在大风雪里，站在那儿干什么。

也不知道他站在大风雪里，站在这儿多久了。

也不知道他是从那儿来的。

他的身周远近没一个脚印。

两条腿膝盖以下全没在雪里。

可是他身上没雪，一丁点儿都没有。

要不是他呼吸之间鼻子里往外冒热气儿，任何人都会以为他是尊石像，即或是人，也是个冻僵了的人。

他的身旁，横放着一口长长的木箱子，漆红的，长短可以容个人，宽窄也可以容个人，一头儿比较大，一头儿比较小。

不，那不是一口箱子，是口棺材，漆红的棺材。

棺材盖上雪积得老高。

棺材里不知道有没有人。

大地上，似乎只有这么一个人，一口棺材。

远近静静的，什么也听不见，要有，也只是那呼呼鬼哭般寒风。

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天空里堆积着浓浓的乌云，好厚，好黑，像一堆堆泼上墨的黑棉花。堆在头上，压得人透不过气。

这样的天，谁能看出来是什么时候了。

这儿远近没一户人家，连点炊烟也看不见。

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

只看见原来只没了黑衣人小腿的雪，现在已经没过了他的

膝盖。

远处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条路上，也不知道该是东西南北那一个方向，只能说是在黑衣人的左边。

黑衣人左边远处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在雪地上缓慢的移动着。

一直没动的黑衣人，这时候有了动静。

他那一双眼，微微睁大了些，射出两道比电还亮，比雪还冷的光芒，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，一只右手逐渐上移，近腰，近了那把利斧的红把儿。

那点黑影近了，是匹泼了墨般的小毛驴。

只是一匹小黑驴，没人。

不，有人，是个白影，白衣人。

这白衣人不但一身衣裳雪白，就是那张脸也白得没一点儿血色。

他那身白衣不是普通的衣裳，是一袭雪白的狐裘。

比起那位黑衣人来，他穿的不能说不够多，可是看样子他还是很冷，让人有他比黑衣人穿的还单薄之感。

没别的，只因为他身子太弱了！任何人看他一眼都会有这种感觉。

他很瘦，比黑衣人还瘦，可是跟黑衣人一样，也瘦不露骨。

要拿他跟黑衣人比，黑衣人像一株合围的大树，他只不过是那个见风便弯腰的嫩枝。

他有一张嫩白的脸，一双细而长，几乎斜飞入了鬓的长眉，一双眼角微微上挑的风目。

那鼻子，比黑衣人的鼻子还挺，黑衣人的鼻子挺得有力，透着刚强，他的鼻子挺得却带几分秀气。

那张嘴，黑衣人的嘴方方的，闭得很紧；他的嘴唇却薄薄的，闭得比黑衣人还要紧，而且白得不带一丝儿血色，唇上还有一片黑黑的胡根，下巴上也有一片。

衣裳穿得竟然很讲究、很气派，人却带着病态，而且显得落魄、潦倒。

那匹小黑驴鼻孔里、嘴里，冒着阵阵的热气，驮着白衣客到了黑衣人的跟前，要从黑衣人跟前经过。

眼前他就要从黑衣人跟前经过。

突然，黑衣人那已握上斧头把儿的右手动了一下。

一声凄悲的驴叫，划破寂静的长空，到处是血，溅得老远，在雪地上越发显得红，鲜红。

小黑驴的四条腿，每一条腿都是齐膝而断，那四条断腿就掉在小黑驴的身边，不很远。

小黑驴倒在雪地上，在那已经被血染红了的雪地上颤着、悲叫着。白衣客从驴上掉在了雪地上，他摔得稍远了些，身上没沾着血。

看样子，驴的四条腿像是被什么极其锋利的利器一下子砍断的，可是黑衣人身上只有一把红把儿的利斧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而且黑衣人的那把红把儿利斧，也像根本没离开他的腰，还好好的插在那条宽皮带里，连一点儿血点儿都没有。

要说小黑驴的四条腿是那把红把儿利斧砍断的，没人肯信。

要说小黑驴的四条腿不是那把红把儿利斧砍断的，也没人肯信。

总之一句话，谁也不敢肯定小黑驴的四条腿是不是那把红把儿利斧砍断的。

白衣客坐在雪地里，一双手按在身后支持着身子，两眼望着黑衣人，满脸是讶异神色：“阁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人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只充满了血，两眼中的厉芒更盛，左手一指身边那口棺材，冰冷说道：“看见了么，这是什么？”

白衣客一双失神的目光在那口棺材上转了转，道：“一口棺材啊……”

黑衣人道：“站起来，亮你的锋利兵刃，施展你称绝当世傲夸寰宇的所学，跟我放手一搏，你胜了，躺在棺材里是我，你就把我埋在这株大树下；我胜了，躺在这口棺材里的是你，我把你埋在这株大树下。”

白衣客两眼睁得更大了，紧张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为什么？我身上何曾带有兵刃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没有带兵刃是么，也好，我跟你空手过招，作殊死一搏，站起来。”

白衣客深深地望了黑衣人两眼，道：“阁下，我骑驴赶路，走得好好的，别说犯人，我连看也没看任何一眼。阁下先伤了我的坐骑，后又逼着我拼命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人冷然一声道：“你不明白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阁下，我要明白还会问你么？”

黑衣人冷然颌首，两眼凝注在白衣客脸上，厉声的又说：“你

不认得我么？”

白衣客摇头道：“素昧平生，缘慳一面，陌生得很。”

黑衣人猛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复姓呼延……”

“呼延？”

白衣客偏着头想了想，然后摇头说道：“我的记忆里，找不出一个姓呼延的朋友……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的记忆里或许找不出一个复姓呼延的，可是一听说姓呼延的，你的记忆里马上就该浮现起一个复姓百里的。”

“复姓百里的？”

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也没有，我的朋友之中也没有一个姓百里的。”

黑衣人又猛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在这儿等了你三天三夜了，你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不会连承认自己的勇气都没有吧。”

白衣客呆了一呆道：“我连承认自己的勇气都没有，你认得我。”

黑衣人冷然摇头，道：“不认识，但慕名已久。”

“慕名已久？”白衣客似乎想笑，但他没笑，道：“你知道我姓什么，叫什么，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黑衣人目光一睁，两眼之中又现厉芒。

“你姓卓，叫卓慕秋，又叫‘剑神’卓三郎。”

“卓慕秋？‘剑神’卓三郎？”白衣客仰天大笑，也许是他笑得太厉害了，笑着笑着咳嗽了起来。笑声和着咳嗽，边笑边咳嗽。

“你阁下抬举我了，你阁下真是太抬举我了……”

黑衣人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是卓慕秋？”

白衣客不笑了，咳嗽也停了，脸上因咳嗽有了点血色，可是咳嗽一停，那刚升起一丝血色又消失了，苍白，甚至比没笑之前更苍白，更虚弱，微微喘着道：“卓慕秋会像我这个样儿？卓慕秋要像我这个潦倒寒伧，一阵风来就能吹倒的样子，他也称不得‘剑神’了！”

黑衣人怔了一怔道：“这么说是我认错了人。”

白衣客又咳嗽了两声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大概是吧，我想除了你认错了人之外，不会有别种可能……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的年纪，身材，相貌，都像我仰名已久的卓慕秋，尤其我知道卓慕秋要从这条路上经过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世界上不是没有年纪，身材，相貌相仿佛的人，这条路也不只那卓慕秋一人能走，你是单凭这就把我当成了卓慕秋，那实在是让人可笑……”

微一点头道：“不过我倒希望你把我当成卓慕秋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希望我把你当成卓慕秋，什么意思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是个重病在身、离死不远的人，要有谁能把我当成‘剑神’卓三郎杀了，实比死得无声无息，默默无闻好！”

“你以为让人误认为卓慕秋这么光彩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光彩不光彩那是另一回事，至少‘剑神’卓三郎是天下皆知的有名人物……”

黑衣人突然一步跨出，带起一片雪，到了白衣客跟前，一把揪住了白衣客的衣襟，只一拉，那么坚韧的狐裘被他扯破了一大块。

衣破肉现，白衣客一身肌肤好白，胸膛上没多少肉，可也看不见骨头。

他那胸口，两乳之间，巴掌大一块伤疤，像是火烧，又像是水烫，红红的，还是嫩肉，似乎伤还刚好不久。

白衣客冷得一颤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伸手就推黑衣人的手，可是黑衣人浑身是劲儿，气力似乎大得惊人，他没能推动分毫。

只听黑衣人道：“卓慕秋正胸口处刺着一个‘贞’字，你……”

白衣客截口说道：“我正胸口处却有一处险些要了我的命的伤疤。”

黑衣人一双目光像两把利刃，逼视着白衣客，道：“你正胸口处原也刺着一个‘贞’字，对不对？”

白衣客笑了，笑得有点怪，让人说不出那是什么意味，只听他的笑心里会为之一酸。

“我不说过么，希望你把我当成卓慕秋。”

黑衣人冷然说道：“告诉我，你胸口刺的那个‘贞’字那里去了？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我要是告诉你，我正胸口处被人用那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，起先血肉模糊，后来溃腐糜烂，等到伤好之后，那个针刺的‘贞’字就不见了，你信不信？”

黑衣人怒声说道：“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不是卓慕秋。”

白衣客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可要我告诉你一句实话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世上没一个人不愿意听实话的……”

白衣客微一摇头，唇边又浮现了那令人望之心酸的笑意，

道：“你错了，世上有很多人爱听假话，当你告诉他实话的时候，他却不相信，也不愿意听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，我要听实话，也愿意听实话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是我生平所见第一个要听实话，愿意听实话的人，那么我告诉你，‘剑神’卓三郎卓慕秋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”

黑衣人一怔：“你，你是说他死了？”

白衣客缓缓说道：“不在这个世界上自然是死了。”

黑衣人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不信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他是被人害死的，是被人活活折磨死的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他是让人害死的，谁？谁能害得了他？”

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有人在大漠‘白龙堆’发现他的尸体，除了他那张脸之外，浑身上下，到处是伤痕，几乎无一寸完肤。他的致命伤在正心口，有个血洞，像是被利器从心口扎了进去，把心扎碎了。至于到底是谁杀了他，我可就知道了。”

黑衣人听得连连震动道：“你可曾亲眼看见他的尸体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当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，可是跟我亲眼看见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是我的兄弟，我的亲手足看见的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兄弟见过卓慕秋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想必是见过，要不然他怎么能认他是卓慕秋。”

黑衣人摇头说道：“我不信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信。我不

信这世上除了我之外,有谁能杀得了他。我了解他那个人,除非他自己想死,要不然谁也杀不了他……”

白衣客道:“或许是他想死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,摇头说道:“不会的。他要想死早该死在关里,不应该死在大漠。他所以到大漠去,就是为逃避什么的,好不容易逃避开了,他又怎么会把尸首丢弃在荒漠异域?”

白衣客道:“听阁下的口气,似乎对卓慕秋知之颇深。”

黑衣人眉宇间腾起一片撩人的盛气,道:“那当然,人与人之间的怕的就是了解,只要了解一个人,他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要是不了解他,也不会站在这大风雪里的路口上,一直等了他三天三夜。”

白衣客道:“听阁下的口气,卓慕秋似乎并不是一个什么正人君子!”

“正人君子?”黑衣人撇撇嘴。

过了一会儿,便冷笑说道:“他也配?只有我知道,天下人皆知的‘神剑’卓慕秋,是个最卑鄙不过的小人。”

白衣客马上拊掌说道:“那么他死得好,他该死!”

黑衣人目光一厉,道:“你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白衣客道:“卑鄙小人多一个不如少一个,卓慕秋既是个最卑鄙不过的小人,那他还不该早些死么?如今他尸陈‘白龙堆’,骨抛荒漠异域,我焉能不为当世喜,焉能不为当世贺。”

黑衣人道:“卓慕秋当真死了?”

白衣客道:“话是我说的,信不信那还在你,你要是一定要把我当成卓慕秋,我并不反对,也不否认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卓慕秋是个最卑鄙不过的小人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不说过了么，至少他是个世人皆知的有名气的人，我是个离死不远的人，与其无声无息、默默无闻的死……’

黑衣人突然截口说道：“告诉我，你兄弟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阁下突然问起我兄弟来干什么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这就赶赴‘白龙堆’看看去，要是找不着卓慕秋的尸体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荒漠之中有虫蛇，有猛兽，活人迷路其中也难免遭受袭击，何况是一个死人？这么多日子了，那里找卓慕秋的尸体去，恐怕连头发都没有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那不要紧，我找你兄弟去，他看见过卓慕秋的尸体，我可以当面问他。要是他承认，那就作罢，他要是不承认，我马上折回关里来找你，那怕是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的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会认定你就是卓慕秋……”

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那也好，我的兄弟现在该还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漠之中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只要他是个活人，我会找到他的，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他姓傅，叫傅不问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呢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兄弟姓傅，我自然也姓傅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我问你叫什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两字瀚渊，是瀚海的瀚，渊源的渊。”

黑衣人微一点头：“我记下了。”

转身疾奔而去，只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大风雪里。

白衣客从雪地里缓缓站了起来，眼望着黑衣人逝去处，脸上浮现一种异样表情道：“呼延明果然名不虚传，好厉害的‘霹雳斧’。”

神色一松，忽然咳嗽了起来，他咳嗽得很厉害，还弯下了腰。

好半天，他才渐渐趋于平静，用手直揉摩胸口，揉摩中，他的手摸着了正胸口处那块伤痕，他那只手停在伤疤上，两眼直视，像在想什么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那一双斜飞入鬓的细眉之间，腾掠起一片惊人的煞气，比刚才腾在黑衣人那眉宇间的煞气还惊人。

只是，这片煞气在他眉宇间停留的时间很短暂，旋即煞气阴销，他又恢复了病态、虚弱、默然。

一双失神的目光落在那匹已然僵毙的小黑驴身上，轻轻的道：“你代人受过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让雪埋了你，要比让土埋了你的好，雪是洁白的，是干净的。”

叹了口气，步向前走去。

一步一个很深的脚印，很吃力，很艰难。

没多大工夫，白衣客走得不见了，雪掩盖了他的脚印，掩盖了地上那一片片的血迹，当然也掩盖了那匹小黑驴。

二

雪停了。

不过看天色应该是暂时的，因为大部份的天空乌云还很浓，很厚，而且算算日子离停雪的时候还早。

常言说：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，这场大风雪整整持续了五天，“无人渡”这一带的河面都结了冰，不知道冰有没有三尺厚，反正车马能在上头走。

这“无人渡”的名字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谁起的，顾名思义应该是个乏人问津，荒废已久的渡口。

可是实际上这“无人渡”有人，车马跟行人，不时地从这结了冰的河面走过。

马蹄跟车轮上都包着一层草，一方面是防滑，另一方面也怕辗破了冰。

破了冰河可不是闹着玩儿，只一掉下去，十个有九个没救，即使侥幸能救上来，那也差不多了。

“无人渡”不但有人，而且正临着渡口搭盖了一座茅屋。

这座茅屋挺大，一明一暗，门口垂着一块既厚又重的棉布帘儿，不时有人进去。

望见这座茅屋，白衣客那双失神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而且干枯的眸子也似突然间润了不少。

那痕印似乎是刀砍的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整整八